

后玉
天作
古风
吾

古风天后吾玉成名作
年度奇幻古言巨献

全新修订 全收录

新增独家番外

五年等待，不忘初心！

忘川河边，百灵潭中，

十六个古风男神，
十六段红尘眷恋。

天上有河名忘川，

忘川有仙名春妖。

忘川之水倾泻而下，

成百灵潭。

长风掠过浮云，

晃眼已过千年。

所有的故事，

都从百灵潭开始……

百灵潭

吾玉
BAILING TAN
WUY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色衰爱弛，风华不再，世间女子对美貌的追求往往会成为一种执念，如狸嗜酒，鞭血方休。

而白扇要的，便是这份执念。

如果予你美貌皮囊，换你十年寿命，你，换不换？

◎乌裘想起很多年前，孔澜从人间带了几出戏本子回来，指着上面的小人儿，笑说正是他和她，她年幼不谙，只记住浮光掠影间，笔墨泓然的一句：“青梅尚小，山雨未歇，执子之手，灯火渔樵，晏晏共白头。”

◎从前素欢一直觉得，万家灯火，却无一盏为她而亮，无一人为她而守，她浮沉一世，浑噩度日，世间冷暖尝遍，再无眷恋，却未料，一朝潜入梦，回首锦绣缘。

一路相伴，风乍起，拂袖而过，跋山涉水，从此枕着他的余生，皓雪入眠。

大周互娱 | 出品

上架建议：畅销·古风幻想

ISBN 978-7-5500-1884-6



9 787550 018846 >

定价：29.80元

百
灵
潭

BAILING TAN
吾玉
WUYU ZH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灵潭 / 吾玉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500-1884-6

I. ①百… II. ①吾…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98350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wy0791@163.com

书 名 百灵潭
作 者 吾 玉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杨翔森
责任编辑 余 茫 晏仁琼
特约编辑 段金燕
封面设计 小 鱼
版式设计 李映龙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884-6

赣版权登字: 05-2016-26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 百灵潭背景 | ❧

上界之内有河名忘川，内有百鬼群妖，因仙春妖之疏忽，百鬼流窜，忘川之水倾泻而下，成百灵潭，超脱六界之外。春妖受罚为其主，帝责其生生世世守于潭，不得解脱。百灵潭内百鬼丛生，异形缥缈，每逢七月半，群妖聚集，百鬼夜行。

001	第一章 春妖
026	第二章 白扇
046	第三章 乌裳
064	第四章 素欢
080	第五章 茧儿
098	第六章 齐灵
116	第七章 薛连
132	第八章 东篱
147	第九章 假面
166	第十章 卿平
185	第十一章 小山
205	第十二章 晏西



	第十三章
222	芊芊
	第十四章
240	无垠
	第十五章
257	沉梦
	第十六章
277	商雨
	外传
295	岁岁秋上月
	番外一
312	湖心亭看雪
	番外二
316	送子观音
	番外三
319	美人如玉
	番外四
324	一夜好梦
	番外五
328	万灵齐欢
	番外六
334	真假潭主



第一章

——春妖

CHUNYAO

天上有处忘川，忘川有个仙人，仙人坐在树下，自说自话，
自斟自饮，和自己下棋。

长风掠过浮云，一晃眼，已过千年。

(一)

七月半，乌云月，阴风习习，鬼门大开。

寒生一个人走在呜咽的冷风里，月光照着她瑟瑟发抖的身子，一片惨白。

地上却是没有影子的。

她是个棺材子，在棺材里被一个死人生下，生来便没有影子，第一声啼哭划过残败的义庄，从此与看守义庄的瘸腿老人相依为命。

直到七岁时，老人去世，将她托付给了城里一家棺材铺。

她在烧制棺材时，大火冲脸，脸上留下了一大块丑陋的伤疤。

那些撕心痛楚的日子里，没有人为她请大夫，也没有人在乎她的死活，棺材铺的老板娘反而斥责她毁了自己上好的木材，铺里其他的杂役们也都对她露出鄙夷嫌恶的神色。

似乎自从义庄的老人去世后，她在这世上就孤苦伶仃，再也感受不到一丝温暖了。

今夜七月半，阴风刮开了棺材铺的门，整个铺子雾气笼罩，她被老板娘一扫把赶了出来，那个大嗓门的女人叉腰望着她，一脸晦气：“你这个煞门星有多远死多远，今晚不许回来，别给老娘招鬼上门！”

夜色静寂，街上空无一人，寒生衣衫褴褛地走着，满心凄楚。

她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哪里又愿意收留她这个不吉祥的人呢？

天上地下，她孤零零的，连个朝夕相伴的影子都没有，也许从一开始，她就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上。

一声乌鸦叫掠过夜空，寒生一惊，抬头一看，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一个荒林，周遭孤烟迷雾，透着说不出的阴冷。

她有些害怕地后退了几步，却冷不防撞到了一棵大树，吓得她缩紧身子回头一看。

这一看，却看到了她永生难忘的一幕。

苍白的月下，一道幽蓝身影坐在波光粼粼的潭边，长发如瀑，衣袂摇曳，正举着木梳，冷冷地照着水面绾发，举止间寒气逼人，浑身上下更是笼着月影的光华。

美丽至极，诡异至极。

寒生瞬间屏住了呼吸，那道幽蓝身影却似有所感，举着木梳回眸一瞥，眼角微微上挑着，自带一种浑然天成的慵懒风情。

寒生身子一颤，像被什么一下击中了般，脑中只不停地回荡着一句话：这一定是世上最好看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好看的人……

那人似乎也看到了她，狭长的眼眸波光流转，无限蛊惑，寒生一个轻颤，心头跳得更厉害，转身飞也似的逃了。

那幽蓝身影拂过发丝，戴上了额环，在月下魅惑一笑。

密林之中，寒生跑啊跑，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也不知道自己要跑到哪里去，她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脑海里全是那张美丽诡异的面容，像要将她蛊惑笼罩住一般，她就这样浑身发颤地奔在浓雾中，直到林中传来了一阵缥缈的歌声——

她一个战栗，微抖着身子，向着歌声的方向寻去，夜风肃杀，她自是没有看见，一只蝙蝠飞过她的头顶，血红的双眼大如铜铃。

远处火光点点，似乎有人聚在篝火前唱歌跳舞。

她小心翼翼地凑近，瑟缩地躲在一棵树后，抬头望去，甫一看清眼前情景，却是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森冷月下，那围着火堆跳舞的竟是一群裹着红衣的枯骨，它们的骷髅头僵硬地转着，手舞足蹈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叫人毛骨悚然。

篝火边还坐满了一圈山野精怪，有长着毛茸茸的狐狸耳朵和狐狸尾巴的妙龄少女，有羊角洁白的黄袍公子，还有青面獠牙的夜叉恶鬼，他们东倒西歪地醉倒在地，身边是打翻的酒坛，巨大的蝙蝠围着篝火打转，血眼大如铜铃，半空中还飘着几个美艳女子，个个都没有身子，只有一个头……

寒生浑身颤抖着，头皮发麻，想立刻转身逃走，腿却战栗着迈不开步子，就在这时，腿上传来了一股冰凉的触感，她低头一看，吓得面无人色——一张美人脸正仰视着她，红唇含笑，腰以下的部位却是硕大光滑的蛇，蛇身在地上左右扭动。

那蛇女娇媚一笑：“无影鬼，你也是来赴宴的吗？”

寒生终于忍不住，惊悚地就要尖叫出声，背后突然伸出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挟着她飞入了林间。

月光下，那道幽蓝身影衣袂翩飞，长发如瀑，侧颜在月下熠熠生辉，男子温热的气息掠过她耳边。

“尔何许人，竟误闯进了百灵潭，今夜七月半，群妖赴宴，百鬼欢歌，你莫要扰了他们的兴致。”

(二)

潭边巨石旁，冷风呼啸，寒生从一片迷糊中醒转过来时，只看到眼前万分震愕的一幕——

波光粼粼的水面中央，一道幽蓝身影站在月下，衣袍敞开，洁白晶莹的胸膛前血痕累累，水中不断有恶灵冒出，汹涌地将他层层包围，叫嚣撕扯着，在一波又一波的啃噬中，他一颗心竟被活活刺出！

潭水激荡，月下响起一声极度压抑的闷哼，寒风猎猎掠过，待到一切都结束后，水面平复下去，那胸前伤口居然也随之愈合，眨眼间便恢复如初，再也看不出一丝血痕。

寒生靠着潭边巨石，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道身影微微一侧，幽蓝身影抬眸看向她，双手合住衣袍，脚尖一点，便轻巧落在她身前。

“你都看见了。”

夜风之中，他衣袂飞扬，居高临下地望着她，双眸清冷。

不知怎么，寒生对着眼前这张绝美面容，竟不觉害怕，只鬼使神差地问出一句：

“你，你……你疼吗？”

“疼？”那道幽蓝身影显然有些意外，眉心微皱：“还是第一次有人问我疼不疼……”

他唇角泛起一个冰冷的弧度：“百鬼掏心之苦，世间最残忍的酷刑也莫过如此，而我，每个月都要承受一次，周而复始，永无止息，你说疼不疼？”

寒生脸色泛白，颤声道：“为，为什……”

她话还未完，那道身影已经打断道：“这里是百灵潭，我是这儿的主人，今夜七月半，你为何会出现在此？又为何……没有影子？”

潭主春妖，眉目如画，身笼寒气，站在月下当真似一汪春水般，美丽妖冶至极，寒生在他面前，不自觉埋头藏住脸上的伤疤，心底生出一番自惭形秽之感。

她嗫嚅着开口道：“我叫寒生，出生在寒露那一天，是，是个棺材子，我生来便没有影子……今夜阴风阵阵，我是被棺材铺老板娘赶出来的，也不知怎么会误闯到这……”

那些心酸苦楚飘在风中，不知不觉就倾吐出来，许是这些年孤苦伶仃，从来没有这样开口的机会，寒生说着说着就泪盈于睫，春妖也一直静静听着，末了，才低沉一叹：“原来是这样么？”

他淡淡道：“没有影子便被视为不祥人，那你抬头看看。”

寒生闻声抬首，春妖摊开双手，面淡如水：“我也是没有影子的。”

话一出，两人心头同时一动，这场景和对话竟那样熟悉，像是曾经在哪发生过一般，是在梦中，还是在……

寒生尚自迷蒙间，春妖微凉的手已抚上了她的脸颊，轻声道：“你那时被灼伤，又疼不疼？”

寒生脸一烫，如受惊的兔子般后退了一步，伸手遮住左脸，低头怯怯道：“都，都过去了，我，我早已习惯了……”

炽热的痛楚，丑陋的印记，本就不堪的身份因这变得更加粗鄙，人人将她视若瘟神，唾弃嫌恶。

月下潭边，寒生不安地捂着脸，身子瑟缩着，从未有过的自卑与难过，这些全都瞧在春妖眼中，他目光深深，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们来做笔交易吧。”

温柔的声音怜悯地响起，一团笼着荧光的東西递到了寒生眼前——

细长一尾，散开着五根蓝色的羽毛，瑰丽的图纹，宝石般的光彩，在月下就如一个幽蓝的梦。

寒生抬起头，怔怔地望向春妖，那个声音带着蛊惑缓缓道：“这是蓝孔雀羽，一羽一愿，能改变你此后的命运，你想拥有它吗？”

夜风拂来，寒生长睫微颤，她看着眼前那张绝美面容，像坠入一个奇妙的梦中。

“五根羽毛，代表着五次交易，我会为你实现五个愿望，但在最后一次愿望后，我会拿走酬劳。”

“酬劳……是什么？”许久，寒生才像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暂时不会知晓，但可以肯定，那很沉重，你愿意吗？”

像过了一辈子那么久，寒生才在风中深吸口气，盯着春妖的眼睛，孤注一掷般：“哪怕只能活一年，也好过像狗一样挣扎一辈子……我愿意。”

一字一顿的话语坚定果敢，春妖眸光一动，有些刮目难信，许久，他才勾唇一笑：“很好，欢迎你成为第九个拥有它的人。”

那双水蓝的眸子流光幽幽，在月下又似一汪春水摇曳，让寒生不自觉深陷进去。

她却不知道，春妖已在心底暗自一叹，第九个，多希望也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他实在厌倦了。

周而复始地寻找，一张张贪婪不足的面孔，一颗颗背信弃义的人心，他已冷眼旁观够了。

骨节苍白的手抬起，轻抚过头上冰蓝的额环，但愿这一次，他能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

“许下你的第一个愿望吧。”带有蛊惑的声音轻轻响起。

寒生盯着夜空中飘起的蓝孔雀羽，双眸散发出异样的光芒来，内心小小的角落也被一点点照亮。

蓝裳轻叹，夜风中，第一根羽毛被轻轻地拔下，吹向了空中，瞬间化作点点荧光，消散开去。

(三)

寒生脱胎换骨了，她带着崭新的面目回到了棺材铺，惊艳了所有人。

丑陋的红印已经完全不见了，一张脸宛若新生，清丽非凡，单薄的身子也不再畏畏缩缩，骨瘦如柴，而是长开了般，亭亭玉立，站在那就像一幅画似的。

寒生彻底改头换面了，一夜之间由一个瘦弱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个秀美至极的妙龄少女。

棺材铺上下都看直了眼。

她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棺材铺的伙计们都对她前所未有的友善起来，大家终于愿意和她说话，对她笑，不嫌弃她，不视她为异类了。

她万般贪恋这样的感觉，却不知道，暗处有双眼睛，一直在静静注视着她，等着她许下第二个愿望。

而这一天，没过多久就来临了。

城里不知怎么突生怪事，河床断裂，水源干涸，旱灾眨眼就降至头顶，城中百姓个个愁眉苦脸，只盼天上赶紧落一场及时雨下来。

但雨没等到，等来的却是城主的一声令下，他要开坛祈雨，抓满八十一个童男童女作为献祭。

这是他请来的法师高人出的主意，消息一出，凉州城里立刻有了大动静，侍卫队天天上街抓孩子，闹得人心惶惶。

寒生在一次上街时，正遇上来势汹汹的侍卫队，她眼尖地瞥到两个幼童，他们钻进小摊底下，害怕得瑟瑟发抖。她不及多想，赶紧上前一挡，等那侍卫队全部走过去后，才弯下腰，将两个孩子拉了出来，急声催道：

“你们快走，快回家躲起来，这段时日不要再上街乱跑了，听见没？”

两个哭哭啼啼的孩子点点头，溜烟儿就跑远了，留下原地起身的寒生，满脸忧心忡忡。

她仰头望向万里无云的长空，双手合十，暗自祈祷：“老天爷，求求你了，快下一场雨吧……”

这焦心的祈求尽数落在了春妖耳中，他站在屋顶上，身影虚幻，周遭笼着一团幽

蓝光芒，也抬头望了望天，良久，眉心微蹙。

“非天公不作美，乃城中生暗魅，个中蹊跷，肉眼凡胎怎能堪破？”

他又望向寒生远去的背影，眸光深深，含着说不出的意味。

如果雨迟迟未下，她，会怎么办？

开坛祈雨的一天很快到来。

即使再怎么躲躲藏藏，八十一个童男童女也终究还是凑满了，寒生赶去时，只看到祭台上被捆作一团的孩子们，下面堆满柴火，即将由法师亲自点燃熊熊烈焰，献祭上苍。

人群里有孩子的父母在抹眼泪，却不敢多说什么，也跟着百姓们一起呼喊着重法师的名字，寒生急了，挤上前：“你们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烧死吗？”

那些人目光哀痛，又带着些麻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法师也说了，这是为了解救全城百姓，是了不起的牺牲，城主也会嘉善我们的……”

寒生瞬间哑然了，周身遍凉，心头忽然升起一股无以名状的愤怒。

为无辜的孩子，为这场无妄之灾，为扭曲不公的世道，为一言难诉的……人性。

她握紧双拳，有些情绪再也忍不住，在那法师摇响铜铃，手持火把就要点燃木柴时，一声厉喝冲出她的胸膛：“等等，不要烧！”

她奋力挤出人群，众目睽睽之下，拦在了祭台前，满场哗然，暗处一双水蓝眼眸也微微一动。

“上天有好生之德，祈雨本为救人，却反而以血献祭，戕害人命，上天怎会允许如此残忍的方式呢？”

法事被打断，那法师举着火把，怒目而斥：“哪来的大胆刁民，疯言疯语，还不赶快让开，难道想害全凉州城的百姓都遭殃吗？”

人群里开始议论四起，那祭台上的孩子们却被堵住嘴，他们只能呜呜咽咽地挣扎求救，寒生不知哪来的热血灌注，张开双臂拦住法师，寸步不让。

她脑海里蓦然闪现出月下那道幽蓝身影，他笼着蓝孔雀羽在虚空中静静望着她，似乎给了她无穷的勇气一般。

她终于下定决心，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响彻全场：“把孩子们放了，我有办法祈雨救灾，若我不能做到，就把我献祭给长生天吧！”

(四)

大雨倾盆而下，如一只清凉的手抚过般，瞬间滋润了整座城池。

所有人奔入雨中，仰头捧着雨水又哭又笑，欣喜若狂，那些先前绝望的父母们纷纷爬上祭台，松开自己的孩子，一把搂入怀中，脸上满是失而复得的泪水。

一片激动欢腾中，唯有那法师脸色铁青，死死瞪着被众人包围簇拥的寒生，寒生却毫无所察，只是抬眸在虚空中不断寻找着。

终于，她遥遥望见屋顶上，一团蓝光笼罩的虚影，旁人看不见的淡漠目光。

按捺不住心头起伏，她对上那张绝美的面容，轻启薄唇，在雨中无声说了两个字：“谢谢。”

雨水从她睫毛上坠落，她脸上是发自内心的笑容，明净灿烂，看得春妖一怔，却微微别过了头。

空中响起一记清冷的声音，只传入寒生一个人耳中，“不必言谢，一羽一愿，选择全在你一念之间”。

没有人看得见，大雨里飘浮起一尾蓝孔雀羽，美丽摇曳，风中第二根羽毛渺渺消散，剩下的蓝羽笼着幽光落了下来，飘入寒生的胸前，转瞬即融。

第二笔交易，达成了。

寒生仰头一笑，湿漉漉的脸上尽是满足，她在众人的包围中，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暖意，心潮澎湃不止，不禁跟着大家一起欢呼起舞，雨中尽情笑闹。

屋顶上别过头去的春妖，余光瞥见人群里那道纤秀身影，不知怎么，唇角也微微一扬，心底有什么滋长开去。

是夜，风中蓝裳一闪，寒生在睡梦中心一凉，再次睁开眼时，已身在百灵潭间。

水面波光粼粼，那道身影负手而立，长发如瀑，淡淡开口：“就这样用掉一根蓝孔雀羽，你觉得值得吗？”

寒生长睫微颤，有些不敢相信，见到春妖不知心中有多么欢喜，赶紧凑上前道：“值，当然值，解了满城旱灾，还救人无数，这根蓝孔雀羽不知用得多么值呢。”

春妖扭过头，久久看了她一眼，若有所思。

他负手又望向潭面，淡声道：“其实，城中闹旱情，并非天灾，而是一只赤炼奴所致。”

“赤炼奴？”寒生惊诧抬眸。

“对，赤炼奴，上古妖兽，身携五阳之气，所到之处，河床干涸，土地颗粒无收，为不吉之兆。”

“他被我打伤，现今不知逃往何处，你祈雨成功，他奈何不了我，可能会动些别的心思。”

夜风飒飒，寒生品味着春妖的话，忽然间抬头，眸中露出异样的光芒：“你，你这是……在提醒我，要我小心一点吗？”

春妖宽袖一拂，冷冷一哼：“不是，我没说，这是你自己说的。”

寒生双眸亮晶晶的，眉染笑意，心里说不出的甘甜，倒将那赤炼奴抛诸脑后了。

春妖轻咳一声，扭头看她，恢复一派淡漠之色。

“我真正要提醒你的是，五根蓝孔雀羽用完，我会取走酬劳，而你，会付出极重的代价，我不会心软，你好自为之。”

(五)

如春妖所言，祈雨之后，寒生的劫难也随之而至——

但不是因为那赤炼奴，而是因为城主身边的那位亲信法师。

他自从在祭坛祈雨，被寒生打断、破坏后，颜面扫尽，就一直怀恨在心，终于，在城主提出要对寒生进行加封时，他霍然跳了出来，说了满堂震惊的一言。

他说，寒生不是功臣，相反，没有影子，身为不祥之人的她，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这场天灾就是因她而起，她在祭坛的突然出现，触发他的符咒，才会致使天降吉雨，她一人可抵八十一个童男童女，要想凉州城中永远风调雨顺，再不闹旱涝天灾，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

烧死她这个棺材子，将她这不祥之人献祭上苍，永绝后患！

一时间，这言论在城中流传纷纷，连棺材铺上下看寒生的眼神都怪怪的，再不复前些时日的亲近，就在一片甚嚣尘上中，城主身边的侍卫队终于来拿人了。

寒生被捆绑上了祭台，围观百姓群情激昂，整座城池都受到法师的蛊惑煽动，大声喊着：“烧死她，烧死她！”

寒生瞪大眼，难以置信，人群里只有几个孩童挤了出来，小脸蛋上带着急色：“为什么要烧死姐姐？姐姐是好人……”

稚气的话还未说完，已经被自家大人捂住嘴巴，诚惶诚恐地抱了回去。

当然不会是所有人都笃定寒生是罪人，但他们认为不是又有什么用呢，为异端说话他们也会成为异端，他们是绝不敢站出来的，谁都害怕惹祸上身，只能随从大流，保住自己就好。

这就是人性，亘古至今，从来如此。

屋顶上的春妖俯瞰全场，临风而立，衣袂飞扬，唇边泛起一个嘲讽的冷笑。

祭台之上，寒生拼命摇头，她想为自己辩解，但嘴巴被堵住，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法师手持火把，狰狞一笑，挥手掷向她的脚下。

噌的一声，大火熊熊燃起，她脸色陡变，屋顶上的春妖却瞳孔骤缩，下意识捏紧

了手心。

就在这生死之际，寒生终于抵受不住，在心底嘶声喊道：“不要！”

第三根羽毛从她胸前飘出，笼着荧光漫向空中，渺渺点点，随风散去。

天地霎时静寂下来，所有人被定住身形，一动不动，大雨汹涌而落，烈火被浇灭，一道幽蓝身影踏风而来，停在祭台之上。

寒生满脸分不清是雨还是泪，仰头望着春妖，他眸光沉沉，什么也没多说，只将她从束缚中解开，拦腰一抱，拂袖飞入了空中。

春妖问寒生，如果再来一次，明知道会被反咬一口，被伤害，被辜负，她还会选择救那些人吗？

波光粼粼的潭水边，寒生抱膝而坐，漆黑的长发披散下来，包裹住她纤秀的身子，她过了许久，才轻轻发出一声：“会。”

春妖冷冷一哼，拂袖望向潭面远处：“愚不可及。”

他恨声道：“人性本恶，丑陋自私，即便再来千百次，你也不会得到善终，就算是这样，你也还是要救他们吗？”

寒生抬头望他，似乎有些讶异，他们目光对上，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徐徐站起身来，一字一句：

“我并不是毫无私心，我只是……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春妖身子一颤，寒生眼中的光芒愈发灼热，几乎亮如夜空中的星辰。

“若见死不救，是非不分，麻木不仁，那自己不也成了自己所唾弃的那种人吗？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不愿坠入泥潭，不愿为了他人的恶，弄脏自己的善。”

送寒生回去的时候，春妖只说了一句：“你还真是我见过的一个‘异端’，只可惜……”

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完，寒生也聪明地没再多问，只是偷偷瞥了他一眼，似不经意道：“不管从前发生过什么事，那些都过去了，沉溺其间，折磨的只会是自己。”

春妖定定地望着她，眸光几个变幻后，似笑非笑：“你还真是和第一次闯入百灵潭时大不一样。”

“是你给了我新生。”突如其来的一句让春妖怔住，寒生却极认真地看着他，一字一顿：“是你让我脱胎换骨，再世为人，即便日后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多么庆幸，庆幸这一生能够遇到你。”

那目光太温柔太炙热，仿佛将漫天星光都揉进了眼中，说不出的缠绵动人，春妖看得心头一烫，赶紧背过了身。

许久，他才低沉地开口，仿佛有叹息飘入风中，转瞬即逝。

“剩下的蓝孔雀羽……不要再轻易使用了，你所剩不多，三思而行吧。”